

T2720
~~19115~~/114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香山堂醫案卷九十六

吳郡王世貞先生集

中官考上

御史王世貞言一自內
臣以恩民終南京根本重地頃因織造供億日增乙
專任守備內臣提督巡禁其新差提督太監等官疋
照先年事例通行取回一嚴職適以蘇民困應天府
龍江驛遊差役浩繁欵差計工中隔二局內官六員
取旨行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六

吳郡王

世貞元美
編印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中官考七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禎以乾清宮災陳言一省內
臣以慰民望南京根本重地頃因織造供億日增乞
專任守備內臣提督織染其新差提督太監等官宜
照先年事例通行取回一處驛遞以蘇民困應天府
龍江驛遞差役浩繁欵差針工巾帽二局內官六員
取占驛所夫二百五十餘名親下鄉追取傭錢并提
督織造太監吳經成造樂器袍服左監丞林秀等行

取驛遞船隻人夫每月責官吏追納傭錢及南京尚膳監管取鮓魚內官取占船隻人夫共一百二十名占用所夫二百九十七名前任該所大使李臻李俊俱為追逼縊死妻子流離怨聲載道乞救兵部盡行禁止庶窮民少蘇不聽

北虜小王子連營數十近宣大邊欲寇天城陽和又分遣萬騎入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以聞命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宣府大同延綏等處軍務都督白玉掛印充總兵官與蘭協同行事發京營官軍二萬人以署都督僉事昌佐署都指揮姜義充左右叅將統之

又發宣府京營諸軍凡六千二百四十人命太監張忠監督而以都督溫恭充副總兵千總官湛臣宋贊充左右叅將統之俱聽永節制蘭居中調度各鎮巡等官協謀戰守仍調延綏遊竒兵馬備大同偏頭關應援居庸紫荆等關并薊州密雲各提督鎮巡等官嚴兵防禦永因請凡軍前機務悉聽便宜從事違者先處以軍法然後奏聞且請給勘合三百道銀牌五百面綵段五百疋以賞有功許之

太監張忠初受命監督軍務聽總制官節制既而忠奏欲事權與永敵不受節制相持久之 詔不許惟

符驗旗牌准如例給之

丁丑賞從征宣大京營官軍二萬人及總督軍務太監張永監督太監張忠總兵官白玉副總兵溫恭叅將昌佐姜義湛臣宋贊等名下叅隨并京邊軍銀人二兩永等奏帶叅隨多者四五百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及因賞軍各爲之請本兵司計者莫之敢違時邊鎮各急國用空虛兵未出京坐費已十萬矣甲寅太監劉寧劉允徵皇莊子粒于通薊河間傳白帖下兵部索夫馬廩餼兵部覆請皆許之時中官廝養出無不給驛以私帖傳遞兵部無敢違者

授太監張雄父千戶銳為後府右都督母寇氏贈一品夫人雄援太監高鳳故父贈官例為銳陳情乞得超授後府猶以支俸為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 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為過 詔令銳帶俸朝叅初雄為後母所凌因自宮遂怨其父既貴猶不與之見同類者亟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年丁巳鎮守宣大太監于喜部下軍私乘操馬總兵官卻永杖之喜怒相爭詬遂奏永專權自恣似為不軌永辭任且自辨兵部請遣給事中刑部郎中各

一人往勘詔喜永受命鎮守不能協心濟事乃以小
忿訐奏本當重治姑免勘喜降勅切責永調寧夏而
以寧夏總兵官潘浩代之

命司禮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賞送番貢等物時左
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
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族顯奉使例遣允乘傳
往迎之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
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匱敕允
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
利亦數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為之

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舻相連二百餘里至
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
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
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十
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
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
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
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噐械以去軍
職歿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匹僅
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

歸時 上已登遐矣

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手本為司禮監太監劉允諸敕臣等切以內外官員欽奉敕內必備載所行事務今允往四川未知何事無憑撰寫既而禮部手本稱奉 旨令允如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等例往烏思藏賚送番貢而戶部覆本內謂允奏帶太監劉宗等八員錦衣等衛官舍指揮同知韋祿等一百三十三員應付領給口糧馬疋車輛馬快船隻及應用通番物件令四川鎮巡三司聽其便宜措置已又選差驍勇官二員往回護送又給長蘆見鹽一萬引兩

淮正課鹽六萬引變賣應用俱欲載之敕內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古先聖王之世未聞有此顧其說流入中國浸淫已人未能遽革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時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 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經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於百隻又欲聽其便宜

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等項於法於例俱非所宜
蓋開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
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
中盡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
夾帶之弊不知幾何鹽法為之大壞邊方何以仰給
况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併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
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其間挾勢騷擾不止地方
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阻滯且四川大盜初息
民困未蘇所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
科派軍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不可測况自天全

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
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
驛傳供給人馬芻糧俱馱載而行所費鉅萬難以逆
料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
達子相鄰時標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
所傷害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不可不慮夫以無
益之事而妨至要之務且貽意外之虞舉朝皆知其
不可此臣等不能已於言也允受命遠出番境利害
切身又非得已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敕書未敢
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不

必差官番供等物就令朝貢使臣賫回則禮度失事體無碍而 聖德益光治功無累矣不聽

十一年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等言頃聞御史張經巡按直隸劾奏鎮守太監于喜而反為喜所誣寧波知府翟唐勘部民王臣不法又為市舶太監翟瑤所構經唐俱奉 旨逮治臣竊惜之夫喜故違勅旨輕舉燒荒損折官軍其罪大矣 陛下置喜不問而獨怒經王臣為翟瑤用事詐取民財姦淫婦女其為民害甚矣 陛下為臣而獨責唐誠恐自今人人以經唐為戒日事詭隨所謂寧忤 天子不敢忤權臣寧

負公朝不敢負私室者 陛下何利哉乞特勅法司從公勘實果如臣言卽宥經唐还其故秩仍將喜等明正其罪以為欺罔之戒疏入不報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織造太監史宣奏管閘主事王鏊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之詔獄南都初聞意鑿與守約必有稽遲御用重情繼聞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克惡所過州縣縱令家丁索賂折乾多或百兩且聲言 上賜之皇棍聽撻死官吏勿問已威逼宿迂主簿孫錦杖秦州船戶孫富俱死矣宣所過邑里逃竄雞犬不寧邇者朝廷用御史王崧言定為

禁例曳船夫上水不過二十名下水不過八名違者許撫按等官奏聞重治此 旨甫下而宣首犯之鑾守約復為所中傷遠近聞者豈不沮氣何禁令之足行耶乞將宣寘之重典鑿守約復其原任不報南京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政刑者帝王馭世之具也曩者 陛下信任逆瑾播弄威福政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啓 聖心與民更始數年之間政化肅清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輒乘間者卒動仍遵故轍如郡守所與共理也則以程瑤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也則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之

以史宣之誣而逮王鑾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于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理圖為名每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嫌怨羅織陷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為國盡職耳迺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於天下縉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是亦瑾之為矣向以一瑾亂政於內今以數瑾縱橫於外民怨且作陛下思之能不寒心伏惟 陛下懲目前之弊戒意外之虞割塞私愛大明政刑即如人言乞將王堂并

韓邦奇下之法司叅對公問使天下謂 陛下之不
私於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究治天下稱快矣其劉
瑯于喜翟瑤等罪惡請通行查革革退閑住仍敕諭
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脩飭毋得做做流
毒地方官員有罪卽下法司治之毋令旗校驚動天
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不報

初鎮守河南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名之
徵百出其後繼之者率以為常於是河南巡撫都御
史李文嗣言近時鎮守太監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盆
黃鷹錦雞獵犬羔羊皮之類皆假名科欵自為取財

之計此外又有拜見銀湏知銀圖本銀稅課司銀出
辦椿草銀扣除驛傳銀馬價銀甲首夫銀快手月錢
銀河夫歇役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右用事之人私
於下屬賣馬賣布賣紙賣鈔賣鋪陳又於沿河抽索
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詔進貢如舊其
下人科取者禁之

勒浙江按察司僉事韓邦奇為民初鎮守太監王堂
採辦土產鮮品進貢邦奇奏言不便宜停止又輕堂
凡事不以閔白堂積忿遂奏其沮格 上供欲沽美
名而使怨歸朝廷為不敬且僭用乘轎用刑酷刻皆

違法詔逮至錦衣獄拷訊邦奇不服令復鞫治之尋
送法司擬贖杖還職有 旨特黜為民既而給事中
王爌御史王栢等皆言邦奇禁姦戢暴甚得憲體不
宜以小過棄請如原擬不聽時各處鎮守妄作威福
每誣奏人輒賂權倖者助之故凡遭構陷無得免者
先是鳳陽奉侍 皇陵太監郭旺監丞秦宗往白塔
壽春等王墳所怒中衛指揮霍璋不迎令家奴毆之
至死事聞命刑部郎中蕭海往會撫巡等官勘問海
等還奏 皇陵內臣與該衛素無統屬即坐以威力
主使律但其事體重大且關係內臣非臣所宜專核

宜令三法司并科道官會議定

罪於是刑科都給事中王爌等劾海奉命為勘官不
能依律直斷乃展轉遷就持兩可之說實為旺等開
僥倖之路以脫已禍非忠朝廷者事下都察院議請
再勘訊并逮旺宗得 旨事已明不必再勘宗當重
治姑從輕降二級旺革管事俱令守皇城

十二年給事中任忠言臣奉使陝西傳聞有張太監
者來辨進貢諸物陝西北隣胡虜西接番戎地瘠早
寒民多穴居野處衣皮哺糞無他生計頃因北虜入
寇沿邊之民耕牧盡廢腹裏未遭殺掠者僅三四府

又以前集
卷之九十六
又以調集士馬日費芻糧千里轉輸亦皆疲敝况春夏亢陽麩麥少熟繼以霜雪苗稼盡死流離逃竄十室九空去歲取黃羊皮及織造龍衣費輒數萬今太監復至催督峻急竊恐民不堪命矣夫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今外有交侵之虜設若內有不逞之民乘釁而起雖有智者豈能善後伏望收回成命以固邦本不報

已卯南京進貢太監康灌少監王釗等以進貢至天津衛索夫價二百三十兩有奇灌又捽縛指揮劉良容辱之巡按御史萬鏊以聞 詔南京守備衙門逮

問至是太監黃偉等奏灌釗為下所蔽且謂天津衛都指揮賀勇及良分外折送夫價亦宜并逮都察院議覆夫價出於威迫非勇等罪仍命俱免寃第戒今後進貢不許擾害地方違者重治

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葬給銀不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自正德以來奉 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銀五百兩本部俱于別料料價銀內借用今已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兩而聶璽劉宣兩人者尚無從措辦今後有乞葬者請令司禮監會禮工二部查歷年深淺勤勞

有無分別等第奏請不許一槩妄乞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天下得 旨以後宜斟酌行既而為太監徐通治葬復如前例竟無所裁減云

丁酉六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太監杜甫假榔桂流賊為名奏乞巡歷地方兵部謂不可行陛下特允所請不知甫何以得此况湖廣困窮已極始以侍郎韓福之科斂繼以劇賊劉七之擾攘今水旱交作徃徃竊發採木之役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精血以竭飲以善藥猶恐不保况衆毒攻乎且甫在鎮一年跡其所行不過牟利自殖無補分毫今使

出巡有司饋遺僕從騷擾倉卒生變則楚之可憂不獨徃徃而已易曰履霜堅冰至他日倘懷不軌假名托義以竊兵柄如漢唐叔世之為者亦將許之乎餘十三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誠恐旬月之內皆援甫例奏牘紛至是甫不獨禍一方又將禍天下矣 先朝雖添設鎮守等官未嘗許其巡歷惟逆瑾擅政乃許接受民詞瑾之敗誅孽亦坐此甫可不知所懲乎伏望念 祖宗之成憲恤百姓之困窮停罷勅書仍治甫欺詐之罪以戒不忠十三道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弭盜豈知官吏饋遺里胥供張科斂百

出適促之為盜也昔太監廖堂在河南違制聽訟考
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違制巡歷
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 陛下姑順一人而大拂天
下之情臣所未喻也疏入俱不報

十三年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并護勅先是
太監劉璟諷杭民為已請建生祠既許之堂襲璟故
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下禮
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既
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璟祠相望民居古
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皆沒官杭人快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范輅疏言御馬監太監畢真先
附逆瑾在天津打鮮藉瑾聲威吞噬無厭往來徐揚
之間科歛民財以數十萬計民皆銜入骨髓後因瑾
敗再營廣東市舶又營山東鎮守今復起鎮守江西
到任之初擅作威福人人自危迹真所為視瑾尤甚
及今不為之處將來地方之變有不忍言者臣謹條
具真貪酷不法一十五事上聞伏乞將真取回間住
疏入不報

大學士梁儲等言各處鎮守守備內官其當行事務
舊有定規 祖宗累朝敕諭彼此不同蓋亦各有深

意不當輕改近守備鳳陽太監丘得奏欲改換勅書
臣等按舊敕鳳陽守備之設止令奉侍 皇陵兼管
皇城并防護高牆庶人及操練中都留守司八衛一
所軍馬至正德二年姑令兼管廬淮揚三府徐滁和
三州督捕盜賊事寧之日具奏定奪至五年查革劉
瑾弊政而有司失於具奏未曾改正今得輒為此奏
奉 旨凡一應事務俱令閑白守備斟酌施行且令
臣等改撰勅顧事干國體臣等不敢順 旨曲從伏
望特寢所奏無令各處守臣比例奏擾以貽民患又
延綏寧夏大同宣府等處切臨边境比之山西腹裏

地方事体亦自不同太監劉祥馬錫許金顏大經所
領敕亦乞仍舊為宜伏惟 聖明監納得 旨俱如
山西例撰敕與之

湖廣鹽商船例赴武昌府掛號納銀貯庫以資軍餉
至是鎮守太監杜甫以脩公署援前鎮守王潤趙榮
例奏借且為進貢費下戶部議事在有司則取於商
者不敢為暴用於官者不敢行私官民兩便然詈不
興若移於鎮守非惟無補經費抑且有害鹽商不可
許詔仍借甫令從輕徵收待二三年後以聞蓋明知
其為害而莫之能禁也

以應州功陞廕錦衣衛指揮使秦王為都督同知指揮同知魏天祥溫得為都督僉事指揮使于福為都指揮使指揮同知周暹正千戶李欽為都指揮同知副千戶張祥為都指揮僉事署指揮僉事正千戶蘇榮為指揮使署正千戶馬祥為署指揮使舍人張俊韓盛聰劉棟楊勝蕭迪谷柯蔣鏗張竒寧璽為正千戶陳釗為百戶天祥等十五人皆太監魏彬張永趙林蘇進馬英張忠蕭敬谷大用蔣貴張淮秦文溫祥李英于經周昂弟姪而寧璽冒賴義姓陳釗為佛保家僮韓盛聰劉棟為韋霏張欽表姪楊勝為張銳表

兄也凡廕序未有如是之濫者既而天祥等復自叙其功乞改正重陞於是復陞玉為右都督得天祥俱都督同知信署都指揮同知榮都指揮僉事祥署都指揮僉事迪璽竒俱指揮僉事

先是內官監太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本監官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中南抽分得旨以廣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俱送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成造糧船及備器皿廠供器皿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燬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完而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

賞賚朝貢番夷衣服絲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况今湖廣浙江諸處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正供賦稅尚望蠲免伏望軫念民艱追寢前命如本監急缺物料臣等別為計處不聽

戊辰降徐州兵備副使余祐為廣西南寧府同知徐州知州樊準為雲南寧州同知先是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鮮過徐州例外索折乾錢不得因與準及指揮王良爭詬良發其舟中私帶硫黃諸違禁物敬詣祐求鮮不應敬遂誣奏準良毆擊之并祐俱逮至鎮撫司鞫治且命刑部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特旨各降二級調邊方邊衛叙用

別集卷九十六終

弁山堂別集卷九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考八

正德十四年兵科左給事中徐之鸞等疏言故太監馬永成尊顯用事者十有餘年且疊受恩蔭姪姓以下皆都高爵列美官亦已過矣而太監趙亨復為陳乞陞授見任者至九十餘人不知永成何功而非分之恩濫無紀極如此且一太監死而官者九十餘人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伏望 皇上為天下惜名器裁抑倖恩不報

謫南京監察御史范輅為龍川宣撫司經歷輅清軍
江西舉劾鎮守太監畢真諸不法事又為寧王所忌
皆欲陷之輅乘輜過真真奪其輜并摭其罪過奏之
逮下錦衣衛獄遂以不諳憲體謫之

癸未太監張得玉為故太監鄧敏乞恩廕授錦衣衛
指揮及僧道醫官八十人為兵科所駁兵部執議得
旨朕念舊臣已皆陞用矣爾等何乃一槩奏革本
當查究姑宥之

時劉瑯守備南京城中人謂瑯交通寧王為之內應
瑯乃遣人緝捕流言者治以軍法眾益驚懼於是給

事中孫懋等具疏請罷瑯歸私第勿令與機務其姪
南京錦衣衛指揮劉奇亦勿令管事不報

太監韋霽傳 旨罷鎮守浙江太監畢真以御馬監
太監浦智代之時真與宸濠通謀也

論捕妖賊功加太監張銳祿米一百二十石都督朱
寧於折俸米內改支本色一百二十石仍各廕陞其
子姪一人三級東廠錦衣衛每捕獲妖言輒蒙重賞
至有豫設邏卒於鄉村誘引愚民為非尋以妖言發
之文致以法法司心知其冤不敢與辨至是廠衛旗
校言賊人劉學孟等為妖言聚眾數百人於河南地

方將為亂尋捕獲之遂以為謀逆命三法司官會鞫擬凌遲處死仍詔有司督捕未獲者于是兵部言銳寧提督有功宜加獎賚故有是命

上發京師傳 旨命平虜伯朱彬提督叅贊機密重務仍軍門提督官校辦事左都督朱周協贊行事又傳 旨命錦衣衛掌衛事都督朱寧量帶官校隨駕南征不妨原任西官廳提督操練兼管西路關口都督僉事朱琮同太監劉祥佛保統捕盜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運神器官軍賞賜銀布如例給之寧因乞以官校錢傑等五十六人營兵二百五十人

珠乞以官舍王某等四十人西官廳兵一百六十人及左都督朱周乞以官舍許芳等三十八人西官廳兵二百人各自隨俱許之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計不足以謀身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以為應援真在江西未踰年而遽有浙江之調正為今日計耳如先任御史范輅嘗劾宸濠樂官真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者嘗劾宸濠謀者真釋之以隱其迹舉孝行以釋主疑賞軍士以行私惠又於七月十五夜令都司發官軍具器械期三更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

揖且欲收各城之鑰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聲
動地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史張縉破其姦其
夜不知何為也又聞真遣人賞金帛至寧府賀壽驅
弓匠十二人畀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西之盜其
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又有周管家者凌辱有司
毒害人民勒取財物已踰十萬殘虐罪惡不可紀極
况真逆瑾餘黨積習已成乞械詣京師明正憲典詔
真已有旨取回候至日再議以聞

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司鑑于午門賢八十鉞七
十鑑六十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沒其家初賢以伶

人得倖於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太監蕭敬
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為內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
於濠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
家灣寧乃使盜徃殺之以滅口云

辛卯太監陳文傳

旨諭司禮監

即今

南征凡百

文書司務俱依勅內行事各奏報事情可行可奏俱
以成規宗廟禮儀遵依舊典各衙門執事出納行
事必須謹慎時常點閤閑防當與掌事太監谷大用
及緝事衙門會行者務在協和同事慎毋怠誤如違
律所不原

上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皆從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復取償于有司珮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鬪爭鑑泣愬于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

十二月辛酉朔 上至揚州府先是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為提督府將駐驛焉經矯 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顧欲斫耶瑤不為動徐曰小官苟逆

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猶未解揮使去經密覘知寡婦及娼戶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捽諸婦以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苑寺寄住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貧者悉收總督府云

十五年初南京守備太監劉瑯納宸濠重賂謀為內應及聞變太監廖鸞之姪指揮鎰持兵率家丁分布

城中瑯復託為察姦執無罪者戮之城中人皆憂
危南京御史楊必進等以聞有 旨罷瑯令南京閒
住鎧還原衛帶俸至是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及內外
守備復言去惡不盡恐貽患未已請明正瑯鎧之罪
乃命執瑯鎧付錦衣衛禁錮俟宸濠至日鞫問鑿亦
責令陳狀

傳旨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
都督同知王瓛等送錦衣獄真初附劉瑾鎮守山東
侵牟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濠所忌者輒共傾
之濠又為出資夤緣改浙江真至即厚賞諸衛官軍

費數萬亦濠資之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
言濠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 聖節表三司
及府衛衆官當集于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鑰令官
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為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為備真
不得發瑯守備南京唐暎張甚欲自託於濠陰遣弟
璋事之濠以為南京有瑯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掌耳
瑯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棺貯火藥軍器出城欲
為濠應事洩乃已璟初鎮浙江貪利亡厭賂錢寧改
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
饋遂與通鵬福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為弟與

其子鎰銳鉞皆冒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往百計朘削公私一空及廖鑿鎮陝西復令鎰隨朘削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貌寢如鬼諂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公卿士夫多與還往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為非鵬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有拂其意者則用計傾之遂得禍不安其位與之厚者為達於寧而至台輔者有矣嘗謂寧通賄竊以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與濠通佐準皆寧婿驟貴家既敗分遣官校收捕真等并籍其家瑯先

已被逮尋與準俱歿 今上卽位法司以獄上真坐謀反凌遲鵬獻佐鎰以交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沒為奴璟瑾革職既而鵬等屢奏辨延久未決鵬鎰歿獄中

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於范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進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

丙寅 上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璽指揮使陳喜監察御史張鰲山河南右布政使林正茂等俱下錦衣衛獄先是司禮監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銳嬖幸用事宸濠欲結納焉賂伶官臧賢以通銳忠明以通雄餽各萬計由是問遺相屬凡所奏求二人必助成之明與用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賂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訃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啖太監黎安與淮王奏許杖殺其長史莊典璽往按之曲為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喜家販鬻幣貨濠使至京餽賄不足則出以貸之裕守宣武門為

濠使出入所經亦受其賂而館之鰲山為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餽問不能卻正茂為按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與濠厚受其禮物至是為張永所發詔逮捕忠等付獄并收其家屬裕尋死獄中今上卽位後法司以獄上忠明用秀璽喜皆論斬滿鰲山正茂革職初官兵克復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餽送主名徧於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不下千李士實嘗疑其大費濠笑曰此為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焚之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辛酉傳 旨令司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閒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太監于經者得幸豹房誘 上以財利創開各處皇店榷歛商貨後復隨 駕巡幸不離左右 上感疾以來飲食多不當意經狎寵應對時有觸犯 上怒曰此豎愚戇至是其實內書館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嘗在館俟其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諸內豎肩自是踈斥不復得見 上矣

十六年丙寅 上崩于豹房先一夕 上大漸惟太

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 旨諭內外文武羣臣曰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 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諭羣臣曰 皇帝寢

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 嗣君至日處分於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霽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 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聞耶衆不答瓊意乃沮

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 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

不便故釐革最先云時內臣得幸豹房者張銳張雄
為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監皆弄權納賂勢行中外
宸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事稍不
順者卽中以禍人尤畏之次則張忠性兇暴屢以提
督軍務偽功受賞時談武藝誘上巡遊其家霸州
保匿羣盜張茂等分入所掠而劉寵劉宸卒為大患
實忠縱之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閔外張家灣宣大
等處稅商權利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已
有創寺置庄動數十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
孫和謀管團營挾勢取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

欺料直掊歛役錢公私蠹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
英劉拳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立
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及錢寧出
為鎮守復賄江彬扈駕巡遊與淮等張皇聲勢所至
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上為此輩蠱惑而
莫之悟天下莫不恨之

四月福建道監察御史王鈞劾奏司禮監太監魏彬
與逆惡江彬結為婚姻內外盤據御馬監太監張忠
于經蘇縉或爭功啓釁排陷忠良或首開皇店結怨
黎庶或導引巡幸流毒四方他如宣府鎮守太監劉
祥總兵都督朱振巡撫都御史甯杲寅緣內批侵盜
邊餉甘肅鎮守太監王欣總兵都督柳湧巡撫都御
史文貴假貢獻而重困邊方引外夷以窺伺中國此
數臣皆彬之黨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
明法紀以清姦黨得 旨魏彬已有處分張忠排陷
忠良于經首開皇店蘇縉導引巡游本當重治姑從

寬各發 孝陵衛充軍劉祥罪惡深重着巡按御史
提解法司會問王欣已去任甯杲文貴冠帶間住朱
振柳湧兵部查議以聞 上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
雖未敢顧私恩然 毋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
可卽寫敕遣官奉迎并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兵
工二部仍各差郎中一員沿途供具於是遣司禮監
太監秦文內官監太監邵恩等捧箋請安陸奉迎
聖母

先是宸濠叛都御史王守仁倡義討之濠旣就擒而
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太監張忠張永等乃復冒

功陞賞於是紀功官給事祝續等言泰等兵至江西
時去宸濠就擒之日已將兩月其所捕治止是助逆
郡王將軍及從逆文武職官軍民人等俱事定歸府
或逃匿民間束手待罪非旣解復聚臨陣克獲之功
及平虜伯朱彬隨 駕駐劄南京未嘗親到江西所
報功次俱係揚州府等處繫解人犯事屬攘冒其先
曾給賞官軍銀牌並宐追奪疏入下其事於兵部
吏科給事中間閔言臣伏聞 陛下賜扈駕太監谷
大用等人銀千兩幣二十疋隨行人員銀百兩少者
亦不下數十兩臣竊以為過矣臣觀歷代以來藩王

入繼大統者序援立之功則主威褻私扈從之人則侍衛驕弛戚倖之禁則請託行此治亂安危之幾辨之不可不早也願 陛下裁擇 上嘉納之 初司禮監太監魏彬為其弟英辭免伯爵得 旨伯爵准辭仍令為都督同知子弟世襲錦衣衛指揮使於是給事中楊秉義言魏彬著名八黨流毒四方結姻江彬固寵怙勢罪不容誅乃掩其滔天之惡全其弟世襲之官非所以示天下也乞收回成命亟治彬罪削英之職革其世襲以昭至公會給事中徐景嵩亦言魏彬及御馬監太監谷大用先附逆瑾繼黨江

彬交相引援竊弄威福並宜寘之典刑以謝天下給事中吳巖亦言魏彬不宜仍令供職其弟英不宜止削伯爵及言安邊伯許泰依附江彬同惡相濟昨至江西陰嗾太監張忠箠辱守臣已復深夜勒兵云備倉卒思以動 先帝之疑畏而掩都御史王守仁之功至其擅權納賄殘暴險譎之惡擢髮不能盡數宜斷自 宸衷亟賜處治實社稷蒼生之福於是 上命錦衣衛執泰送都察院鞫治以聞而魏彬等仍置不問及雲南道監察御史蕭淮等奏太監谷大用丘聚張永等蠱惑 先帝黨惡為奸放逐大臣陷害忠

謹變亂成法盜竊名器並宜誅戮以謝天下得 旨
谷大用丘聚降奉御 孝陵司香張銳張雄張忠于
經劉祥孫和劉養佛保趙林馬英蘇縉劉拳周昂吳
經丘德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錢安張洪馬昂周惠
疇王果皮德朱福臧賢劉實執送都察院鞫治魏彬
張永閒住其弟姪義子人等官爵冒濫者並依詔書
查革

賜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贈官仍各廕弟姪一人為
錦衣衛百戶世襲正德初年內侍劉瑾等八黨亂政
岳亨與大學士劉健等謀誅之語泄瑾矯命杖岳亨

於內門遣發南京尋令人追殺之至是彬聚大用永
敗 上念岳亨以忠死故有是命

罷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張舉舉太監張忠弟也

罷鎮守湖廣太監李鎮回京以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孫元劾鎮扈 駕襄陽箠辱知府吳華也

初逆濠府內典寶等官閻順劉良陳宣窺知濠謀為
不軌赴京奏聞濠知之密賄朱寧臧賢欲得順等而
甘心焉會有 旨閻順劉良陳宣發充 孝陵神宮
監淨軍乃得不死至是上疏自白其冤刑部議覆
上以閻順等忠義可嘉詔司禮監查奏起用

後軍都督府帶俸平涼伯馬山辭伯爵左軍都督府
右都督馬釗辭職任俱准免山釗出太監馬永成廝
養累以冒功傳陞本非所據也

錦衣衛都指揮郭鰲指揮王欽殷堂周瓚姚瓚千戶
王錦王銓周保藍華章璉有罪下獄鰲等皆以黨附
錢寧江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鎮等
交章劾之故有是命

舊制守備內臣在鳳陽者止令奉侍 皇陵兼管皇
城安插庶人司門禁鎖鑰在密雲者亦止以分守名
仍聽薊州鎮巡官節制正德以來中貴恣橫寅緣內

批奏討符驗旗牌兼轄地方奏改鎮守或充副總兵
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是兵部遵奉 詔旨請一切
復舊制改給敕諭奪其符驗旗牌制曰可

正德丁丑大同應州役止生擒虜一斬首十有五而
將士寅緣內降濫陞廕至是兵部奉詔議裁除許泰
已奪伯爵江彬江勳神周張洪俱已繫治獨李秉等
八人有斬獲功丁見等三十三人曹惠等三人皆死
于陣宐陞級如故鄭山等十六人在陣被傷宐改陞
署級其谷鏡王勛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中官張
永魏彬張忠等九人廕授弟姪等錦衣衛官悉宐裁

革 上從之

令分守四川建昌上都司地方太監趙欽不得兼領川南道從兵部議復舊制也

雲南道監察御史蕭淮劾奏太監張永前在江西擅權納賄故縱逆黨輒以私忿械繫無辜卽今刑官雖多所辨釋而庾次含冤者尚不可數計宜寘之法典以謝天下因言谷大用魏彬八黨之首惡武忠 孝廟之罪人並宜逮治得 旨谷大用等已處分永降為奉御往南京 孝陵司香

錢寧伏誅寧家世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為太監錢

能養子冒錢姓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寧因得見 毅皇帝寧為猥狡柔佞善伺察迎合大被寵幸賜姓冒功陞錦衣衛正千戶正德五年瑾謀逆事露寧以計免尋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詔獄權日益重恣肆無忌引樂工臧賢回回人于永及番僧等相比昵為奸請于禁內建豹房新寺日侍 毅皇帝畋游為娛樂蒙蔽聰明招權納賄偽旨傳陞各邊將官及鎮守內臣所得金銀珠玉以數百萬計時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復護衛屯田且令濠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達寧又伺朝廷動靜泄

之於濠正德十四年五月濠逆謀益著言者益力
毅皇帝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
往按其事寧密令偵卒林華兼程以報濠卽舉兵不
逾月就擒而寧之奸逆始露乃捕寧及其族屬皆下
獄會太監張永亦發其奸事下法司錦衣衛雜治
毅皇帝崩 上卽位傑于市仍揭寧罪狀并繪處決
圖榜示天下寧以厮養小人依憑城社遂至黷貨無
厭黨逆成奸幾危社稷便嬖儉邪之能亂政如此
福建道監察御史盧瓊請罷各處鎮守內臣疏入報

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
戰船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 郊廟獻新及
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為
奸利 上登極詔革其弊進解船隻如舊例每起不
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
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 上皆從之至是諸監
局內臣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
部執奏詔書旣出不宜紛更得 旨如弘治年例以
後不許再議增減

浙江巡按御史何鉞奏先任浙江鎮守太監劉璟王

堂浦智織造太監晁進皆黷貨害民雖遭罷革未泄
衆憤都察院覆議請逮問追贓智貪縱尤甚宐寘重
典得 旨四人業已處分免逮問所坐贓物如議追
沒

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建昌太監趙欽貪暴
不法惡黨依憑煽虐請逮治之兵部尚書彭澤覆如
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 旨欽降奉御安置
南京新房其黨雷瓚等俱下獄分守官仍令司禮監

推補

守備紫荊關太監耿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畧盡軍無

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戶
部議言往者夏秋稅法不畫一承解包納之徒得以
候時貴賤自擇本折去取肆漁獵其中頃年奏行折
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穀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
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於此者但
本折二色未定閔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
廢而軍餉恒苦不給今請自元年正月為始本折間
月閔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
委官召買支用或價直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二
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

上是之

戶部奏上林苑監嘉蔬等署添設內官虐使菜戶奸利不法請復舊制以文職提調便 上切責僉書監工等官數其蠹政害民罪狀姑令改圖再犯不宥且命有缺勿補

分守涼州太監劉德弟志倚寵橫肆為言官所劾德坐革還志抵罪

論宣府失事之罪叅將江桓守備太監業森而下罰治有差

戶部言 祖宗朝設尚書侍郎總領天下財賦督察

委之臺官放收屬之郎署當時不聞內官與事法至善也宣德間京通二倉暫設總督監督二員其後復增至二三十員創設中瑞館處之冗濫積弊實為國家大蠹今詔書裁革二倉內使至二十七員矣乞遂罷中瑞館盡取其餘人代還內府供役及臨清徐淮監督之使宜一切罷勿遣疏入得旨前已釐革自今第勿更加

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

淮海之間蕭然煩費至是御史鄭光琬言 陛下登
極首詔選汰內府各監局員缺悉依 祖宗故事今
冗濫既清供用無增課額空悉罷減如弘治年制以
蘇民困戶部覆議從之

二月巡按陝西御史許翔鳳劾奏鎮守甘肅太監王
欣趙林陶俊申永孔學科尅官軍月糧草束與甘州
左衛千戶孫智等違法事得 旨林充軍俊學俱降
長隨永革任回京欣令刑部追贓銀五千兩智等提
問南京針線廠右監丞張堂懼罪自縊歿

宣大兩鎮連歲凶荒軍糧久缺米價騰貴宣府鎮守

太監於教場操練一軍鼓噪求糧幾至為變巡撫都
御史李鐸上其狀大同巡撫楊志學亦言本鎮軍民
缺食公私匱竭強悍聚為盜賊肆行劫掠北虜近邊
住牧警報日聞乞亟為議處下戶部議於二鎮量增
月糧折色每石一兩按月支給候麥熟停止又請如
前議動支沒官銀二十萬作速運赴該鎮趁時糴買
米豆與折銀相兼放支仍發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
官於該鎮召商糴買巡撫等官設法兌運以備主客
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占種地土盡行退出編入屯
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邊一體遵行從

之

差內官監少監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巡按直隸御史朱越言前者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 旨革回今侯俊雖以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工部覆議請罷勿遣 上曰印烙木植與抽分無與令事畢卽回不許生事擾民

三月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內府各監局供事官不係朝叅者牙牌已奉 旨裁革今御藥房太監孫端不遵前 旨復為袁鑑等朦朧陳乞宐治罪得 旨查見在供事官職名以聞

南京印綬監初奉詔革去匠役一百二名至是監丞宗璽託以裝表符軸乞留之戶部言璽違詔宐重懲得 旨匠役遵詔裁革璽貸勿問

初正德間惜薪司所收木柴每於正數外暗加耗柴數倍工部侍郎楊廷儀以其太重請明加一倍而暗加者猶不盡去至有三年起運不給一年上納者易州判官趙孔清等奏訴下戶部議請以收過明暗加數俱准作拖欠正數今後稱收止照弘治間例行已得 俞旨而太監趙亨奏稱舊規難免乃逮孔清等都給事中余瓚疏辨再下戶部執議如初於是詔從

部議孔清等發山廠聽審

吏科給事中劉濟查盤甘肅錢糧言山丹迤東倉場
空虛糧餉全乏永昌新添游兵三千徒為耗費甘涼
已有叅議總兵其分守太監徒為虛設俱宜裁革兵
部覆議游兵已裁一千發回原衛其二千仍令周尚
文管領巡邏涼州在天順間民猶繁庶故添設分守
今民力不堪革之誠便乞將太監取回從之

刑科給事中劉世揚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
提取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 聖旨吳善
良等照前 旨免提問司禮監奏請發落臣等竊惟

祖宗之制凡 旨意批於題奏本或登聞鼓狀發

六科抄行凡重大事理傳奉 旨意各衙門必補具

奏本於早朝面進此外未有硃寫 旨意出承天門

外者所以重 敕旨防詐偽也今累批浮帖徑從中

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褻 綸音更張

舊制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鑒成憲重命令今後

旨意俱遵 祖宗舊制疏下所司知之

初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貢新
茶給事中張紳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總兵官到
任貢馬謝恩皆非令甲宐罷禮部覆議宐遵詔一切

禁止如狎言 上是之

弇山堂別集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考九

嘉靖元年四月提督太岳太和山太監趙營奏請符
驗兵部言營違例奏擾得 旨報罷

戶部上言廣東看守珠池內臣前已奉 詔旨不許
干預廉瓊高雷地方今太監安川又復夤緣傳奉兼
管地方事屬欺罔乞申前令管市舶珠池者各專職
任俱不許干預地方事務 上是之

監察御史李鎮言定策之賞內閣文臣俱已辭免此

外或以迎立或以藩親或司禮贊襄潛邸供事皆得
濫膺高爵世襲錦衣臣以為公侯等爵非元勳不得
濫封指揮等官非軍功不可輕與乞重惜名器收回
成命給事中史道亦疏言內臣等祿廕宜聽辭免俱
下所司知之

內官監奏內教場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軒損
壞乞加修理部議以財匱民窮宜暫停止上曰然
各處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財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
停止無得生事害人

五月停止浙江織造生綾八百餘疋初內監以缺以

綾紙劄等用奏下諸處買造已相繼輸納惟浙江未
完至是巡按浙江御史何鉞以詔書蠲免奏請停進
工部覆奏從之

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上
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戶除供應正役外一
切科擾通行查革從戶部請也永樂初設上林苑監
于京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充之使蕃育樹藝以
供上用品物時止設文官職專進送于民無擾後增
設內臣九員至弘治間漸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
總督僉書監工等名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擾百出擅

將牲地草場徵派二粒占用伴當御宰名目過索月錢節年通計誅求至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多上登極詔汰革之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員弊復滋甚至是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并占種場地頃畝開奏請如舊額釐革上是之

六月康陵神宮監太監劉杲奏討天壽山空地並九龍池草園栽種果菜以備四時供獻命戶部給之內府供用庫署庫事太監梁政等言上登極詔有云除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運其餘稅糧等項

不分存留起運俱免五分以甦民困但本庫歲計錢糧並黃白蠟等用俱係各宮殿供用原有額例難以減少戶部覆議以詔旨既出不可復改乞照前定五分之數徵納仍勅梁政等遵奉勿於旬月之間輒沮撓成命有傷治體從之

七月御史汪珊疏陳十漸其畧曰上初即位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之治邇來漸不如初中二條曰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一二犯法舉朝論之卒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此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皆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換倖門復啓此九

漸也

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椴木五百丈檀木二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個廣東白圓藤五百斤陝西明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長節猫竹三百根大名府細銅絲三百斤礬紅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千斤土硝四百斤永平府灤州榜紙三千張爐甘石萬斤順天府青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五萬斤易州山礮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

八九已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秋木等物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 上從之

詔陵戶墳戶全復其丁初太監楊閔等為各戶奏請事下戶部議謂墳戶止復三千丁載在會典上全復則京民投免者多一切重徭遺累下戶非便 上以陵寢至重特與全復先是各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是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奏請治之不宜廢 祖宗之法 上報有

旨

十月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張文錦劾奏陽和天城分守太監李睿報納官草累軍採運侵占莊田役軍耕種結逆黨黃福添等為腹心宜正其罪別選老成安靜者代之都察院覆議得旨戒飭李睿安靜行事其黃福添等緝捕治罪

刑部左給事中張翀請罷鎮守內臣疏下所司知之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陳時明以災異請斥太監蕭敬其畧言敬素與宸濠交通幸逃國典今又舞其才智熒惑聖明邇者大婚之議敬入劉政重賄欲引納其女賴大臣毛澄等力爭不果納其姦邪無忌如此

陛下縱釋不誅不宜久留于宮掖請罷敬司禮出之外宅以洩臣民之憤消上天之變章下所司給事中及宦寺查大同鎮倉庫草場因劾前鎮守太監馬錫蘇璫今監搶劉璟分守李睿請皆究問如律都察院覆奏上以馬錫蘇璫侵盜數少又先以發戍姑宥之

初惜薪司言真定山西等處所輸柴炭運官攬頭積有逋負工部以為此因加耗過多所徵運不及請以明加及暗加之半並准正數其餘覈實追徵惜薪司太監執以為暗加必不可免且指工部為故縱

工部言侵費有徵加收不扣非太公至正之法臣等以詔書從事非故縱也自今請如後府惜薪司事例召商完納乃給價銀惟上納時該司不得過取如耗即公私俱便矣奏入 上教所在嚴追未完者不仍飭所司行追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賈全等侵盜倉庫宜伏正法而特蒙曲貸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設至敗露又圖幸免其害不可勝言且自 皇上即位以來如陵戶任文舉千戶鞫王英等輒以內臣奏請事從中夾部臣執奏不聽其他下司禮監處分者甚多夫法者所

與天下共者也事干近倖輒有輕重是法不信於天下矣古人有言法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故申屠加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為忤韓琦安置任守忠而英宗不以為專前史書之以為美事 陛下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 祖宗之法自今內官內使等有犯悉聽部院問擬發本寺審錄則可以昭 聖朝平明之治得報有旨

十二月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奏勇士四衛二營見存馬止有一千八百九十三匹視官軍額數不及十分之三四乞行太僕寺於順天府各屬州縣寄養馬內

如數處補下兵部議選寄養馬一千四與之其領馬
官軍仍依成化年間故事籍記姓名及閑領年月如
有倒死二次者照例責令陪補從之

山西道監察御史楊百之言革任錦衣衛千戶張儀
當宸濠逆謀時力勸太監張銳却其饋遺私語御史
蕭淮發其罪惡今銳得免死淮得美遷而首功不錄
臣竊寃之乞量授一官薄云酬報疏入給事中安磐
劾奏百之為儀游說陰與張銳交關為復起之地百
之復詆磐先因請囑不行挾私行謗事皆下所司看
詳吏部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加黜罰而刑部則

謂安磐之劾交關百之之劾私囑情狀未明宜通行
法司逮問以昭曲直得旨楊百之安磐俱列言官
自相訐訟本當逮治姑從寬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
時儀以附託張銳結交江彬褫職不叙彬銳皆逆濠
內黨銳見濠事且敗遠跡滅口士大夫方以漏網為
恨百之乃稱儀首倡大義謂銳力折奸謀雖得薄譴
公論鄙之

提督宣大侍郎臧鳳奏先任鎮守太監今充軍馬錫
巡撫都御史胡瓚見任總兵杭雄擅支官銀數千餽
送江彬又有分守太監李睿副總兵林寬都指揮等

官田雲或那借侵欺或支領尅落罪各有歸宜治如
律 上以錫瓚雄事已遇革詔勿問寬等下巡撫都
御史鞠實擬罪以聞

印綬監左少監谷岫正德中差管楊村皇莊科擾生
事侵占民田為有司所發下言官覈實有驗 上命
逮其家人谷經等鞠之候問明併奏地畝當入官者
召民開種徵銀解部

舊例廠衛齎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錦衣衛千戶
白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詣刑科給事中劉
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

肯與語並列上 上命會查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以
聞既而該科覆奏不但 二廟時為然自天順以至
正德廠衛節奉 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叅對壽
等爭之不已謂駕帖送科舊皆開寫事畧會同署名
實不係御批原本 上竟從之因責濟等紛更舊章
令自以狀對既而宥之

二年正月戶科給事中張漢卿等言日者 皇上念
幾輔莊田之害命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
希尹會勘安州鷹房草場涿州薰皮廠勅曰自正德
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給原主管庄

人悉取回大執王言民切仰戴及言等勘報戶部覆請而兩奉 明旨曰仍舊曰留用該部執奏再三竟不之從是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 先帝時群奸擅政八黨為首惡故薰皮廠起於馬成鷹房草場創於谷大用今馬俊趙霖恃藩邸舊恩妄乞免查是復蹈永谷用故轍也漸不可長乞察諸臣查勘之明從部臣執奏之正盡革鷹房草場薰皮廠并罪俊霖以為欺妄之戒不允

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等奉旨會議應天府匠役人夫事條例以上一南京司禮監神帛堂匠役洪武

時定額四百戶後太監安寧奏增四十戶俱免雜差奸民罔利夤緣竄籍其中至一千一百十四戶頃奉明詔以正德時投充者革去百八十九名而該監仍復護留請查舊例復四百四十戶之數餘盡革之一南京內府九庫洪武時額編庫夫五十七名宣德成化間有修理之役暫借人夫百五十一名工竣僅以二十三名黜回兩縣而占留百二十八名南京裏外花園原額匠九十名而後復借占八十名南京內官監原額軍民匠三千九百餘名天順間復借占百五十五名俱非制宜盡查革一各監局人匠有逃故

者宜行原籍勾補戶絕者宜除今使上元江寧兩縣
賠償不便一南京鱒魚廠歲取里長二十名名索銀
二十兩正德時復倍取其數起運內臣索茶果銀百
二十兩水夫銀二百兩及鮮船時羨又取夫四千三
百有奇民不堪命宜有以禁之兵部覆議得 旨俱
遵舊例行

二月先是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鹽批答稍誤以未
下閣臣票擬也刑科右給事中黃臣諫曰我朝設立
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
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關係匪輕漸不可長

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改批如制

三月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言南京內府查失銅
符十三面叅內使紀通等并請如號造補疏下法司
議所失銅符宜行補造以便宿衛請并治典司守衛
各官罪 上是其議命逮問紀通餘年遠姑勸之
司禮監右監丞王敏請以宛平縣民地一項三十四
畝為順義郡主墳園戶部言非制不當與 上從部
議

四月司禮監太監蕭敬奏各監局軍匠查革數多供
應缺乏請以洪武等年舊例一千五百餘名僉補兵

科叅奏如是則錢糧何所支給詔書何以取信兵部亦言詔書所革乃正德間新添非洪武以來舊額如復僉補則革者皆得冒入以致耗損京儲與正德中何異乞令以未革人數應役有逃亡者乃下清軍御史勾補從之

御馬監太監閻洪奏請外豹房永安莊地戶部言此地故皆永清右衛屯田洪熙間以半為仁壽官莊其半以給太清觀道士弘治中改給指揮趙良至先帝以豹房之故遺禍無窮幸奉明詔革除而洪等仍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願聞也臣請悉

還原衛徵屯子粒以助軍餉庶可永除禍本詔以地十頃納豹房餘令道士及趙愷分佃如故

給事中張嵩以天戒上言太監崔文等於欽安殿修設醮供請聖駕拜奏青詞是以左道惑陛下請火其書斥其人惟日臨講親近儒臣章下所司

刑部尚書林俊言廖鵬齊佐王璣廖鎧皆先朝巨

嘉罪惡貫盈國人皆曰可殺天變實其所召請亟誅四凶或先誅鵬愷以快人心回天意上命仍禁于

獄

廖鎧死獄中刑部請剝尸于市傳首陝西以泄衆憤

上曰照常相埋閏四月先是內官監太監崔文督脩九門城壕日役三萬人經歲不竣工科給事中胡泐言此監工等官故延引歲月乾沒錢糧宜定限今月內竣工報可

故錢寧黨廖鵬齊佐王璫上疏稱寃刑部議稱三人朋奸亂政罪不容誅而廖鵬父子流毒兩省尤當首論不宜聽其詭詞脫罪命禁如初

先是上命御馬監以牧馬草場新舊圖冊給發科道官自行查勘太監閻洪等請更遣內臣費冊至勘所得從公對收上復許之於是給事中解一貫等

言臣等奉詔查勘十已得六七今若添差內臣如益薪止沸舉前功而盡棄之若必不得已宜別遣一二大臣令體統相當以便行事上特納之命內官大臣俱不必遣仍行該監給與原勘官圖冊從公覈實具奏

大學士楊廷和等上疏曰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前後左右皆用正人臣等先嘗具啓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務選老成謹厚內臣以侍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遺奸不得濫與又嘗極言異端左道亟宜痛絕頃條奏慎如

脩德十二事其一謂齋醮祈禱日費不貲此皆先年
亂政之徒芟鋤未盡妄引番漢僧道試嘗 上心夫
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虛誕誣罔聖王所必禁也昔
梁武帝宋徽宗崇信遵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
一則纍繫金虜求福不得反以召禍又加近日劉瑾
錢寧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略不蒙佑
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惟 陛下留神采納斥遠
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清查一切冒濫恩
賞實萬世無疆之休

詔蠲太岳太和山香錢一年備賑從湖廣守臣請也

太監潘真奏留不許

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坐違例任所置買田宅為有司
所發 上罪其叅佐謫戍邊者二人而田宅與璟如
故刑部主事鄭憲執奏不允

鳳陽府例有歲供果品 上初即位罷之守備太監
張陽以舊規為請禮部覆議 明詔已革不宜復增
上命如舊例行第嚴為禁約不許生事擾民

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抵工部匠頭宋鉦
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啖文杖鉦幾死事在法司問未
結文為陽鳳訴寃得 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尚書林

俊等執奏以爲 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為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起此 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誦法傷平明之治 上不納明日又奏 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蕪謨繳還詞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夫太監崔文乃 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囚謂法司為無人謂 祖宗成憲為不足守臣受

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為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鈞等工科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初杲等交章論諫章凡有十四署名者共八十人疏上皆付之所司

八月時 上命修乾清宮北一府內官監太監陳林言見役軍匠二千三百有奇乞月給米鹽戶部覆議府第損壞不多增造穿黨儀門何至役人二千三百若謂事不容已亦須立限完報 上命立限完報不

許妄費財力

戶科給事中孟竒言太監李宣故逆瑾黨也已奉詔革職近者諂賂皇親結為姻好夤緣左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自 皇上中興以來除舊布新而 先朝奸黨內臣弟姪家人猶潛居都城布列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若其謀遂成則其禍匪細伏望將宣取回閒任凡一切奸黨弟姪家人盡逐之使肘腋之下豁然清謐而勲戚之家敢有貪嗜權利與廝養下輩結為婚媾者即如法禁絕以警將來 上曰李宣已有旨矣一切奸黨所引宦豎人查發回南京監局着

役弟姪輩無得入禁門勲戚仍與婚者必罪不貸九月舊例上林苑地聽牲戶開墾為業惟育牲種蔬果以供 上用不牧子粒弘治間太監寧誠始畝科銀三分嘉靖改元詔革去至是以監臣奏復命徵收戶部叅奏各署內官始則侵民田為牲地終則奪牲地為已業觀其設心不盡逐四署之民而專聚一已之利不已也宜恪守前旨追寢近批以安人心不報

工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奉勅查勘馬房地土事竣奏將路勘過牧放官場築封堆永為遵守軍民產業勲戚莊田給還承管及叅太監谷大用李璽樹黨蠹政

奪產殃民宜明正典刑及接管太監楊金等經收太監杜堂等并巡青千戶陳謹等通行逮治仍乞裁減御馬監管場官聽監督馬房主事徵收子粒召買糧料支用盡革歲派送監草料以備各邊緊急奏討戶部如其言覆請得 旨御馬草場依新冊仍舊本監管理歲收銀兩准作修理等項支用清出地土莊田依擬給主谷大用亂政害人本當問究但念迎請勤勞姑貫之仍降二級仍舊司香李璽并楊金杜堂等都免提陳謹等各罰俸二年

十月臨洮府知府郭九臯為藥州民趙紀誣以前任

永平府事訐告東廠太監芮景賢奏聞命差官校逮問巡按陝西御史劉紳言東廠之設專主緝紡在京奸偽無受理詞狀遠差官校拿人之例趙紀細民不訴撫按而越訴東廠實由書手陶淳通賄景賢所致也乞將趙紀陶淳九臯同解法司問理六科給事中劉濟等言趙紀小人無忌憚實定國公徐光祚主之查得國初魏國公徐達修理山海關 欽賜彼處田土即於洪武末年具奏辭已經順天撫按官孟春郭南奉 旨查復給與軍民屯種今光祚欲隱情奏討故喉趙紀捏奏土豪欺占以為之地耳法當並究而

十三道御史彭占祺等亦合疏力言並下鎮撫司知之巡視光祿寺科道官王瑄等劾奏東安門內使張遷田博孟貴及軍役蕭名胡柰等索要糧長解戶財物數多乞行提究命逮蕭名等下鎮撫司如干碍張遷等據實奏聞

兵科給事中陳時明等言逆黨廖鵬受賂逆濠計復護衛李琮握兵禁內為彬心腹俱罪坐反逆不可末減始法官擬罪朋黨亂政蓋預解脫之地迺得奉

旨緩死物議沸騰乞將鵬琮押赴市曹明正其罪仍勅都察院追究納賄舞文者寘之法下所司知之命

貸重犯王欽王錦王銓死各發邊衛永遠充軍仍免追贓時欽等飾詞奏辨左右有為之營脫者刑科都給事中劉濟等言王欽等已奉欽依處決忽降內批免贓減死以天下共誅之人為左右罔利之地廢法亂紀莫此為甚已而刑部都察院各疏執奏俱報有旨

十一月劉最既調廣德州判官去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禮科舊銜乘坐船取夫役而長蘆巡監御史黃國用復遣紙牌送之並屬違例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鎮撫司具獄上得旨最謫戍

國用降遠方雜職刑部執奏最等情罪宜下法司擬
評不報

先是楚王榮滅及湖廣撫按官奏承奉副潘朝等挾
勢要求肆言謗毀指斥親王面忤世子命遣官會鞫
之至是都察院覆議朝等十三人情罪比依謀叛宜
寘重典其脅從者當謫戍如律而楚王以淳質受傷
宜賜書慰諭得 旨俱如所擬

御馬監以勇士營隨駕官勇士馬匹不足欲行太僕
寺調取兵部言本監充過馬匹足備騎操似難再給
但稱省牲在邇請將順天府所屬寄養者挨次選五

百匹暫給之并行領馬官勇士不許任情選擇其各
營倒失者仍行提督營馬少卿追給無姑息以致損
耗從之

始太監于經占奪入田園已論罪追贓入官而其弟
于綸復寅緣奏乞得領價值刑部執奏謂律凡贓枉
法者入官求索者給主此定法也綸以匹夫營惑
上聽始終亂法罪不可宥請治之得報有旨

三年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荅
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 旨事不考經文不會
理或左右群小竊權希寵以至于此 陛下不與大

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縣丞時給事中張達
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
報
御用監太監刁永潘傑等以織造 上用 大祀袞
冕袍服皮弁等成為各匠陸宣張鴻等五十二人乞
恩陞職科臣叅駁以為不可下工部議言匠以藝食
於官織造其分耳安得濫覬恩澤且陳乞之弊新詔
嚴革誠念其勞量賜金帛足矣詔授皮作局副使者
二十五人餘悉賞銀二兩絹二疋

發淨身海戶劉用王談等還原籍初用奏乞收留
上怒遂還至是談復率衆奏擾詔錦衣衛逮其首事
者杖而逐之

初湖廣鎮守太監李景儒歲進魚鮓巡按御史沈俊
武昌府知府王騫各疏請罷之禮部議額外進獻不
免煩民每歲科歛動以千計罷之便詔禁毋科歛擾
民

四月內供用庫太監梁政等奏稱內官內使等月糧
例人四斗今十減其三用不足請於太倉補給戶部
覆議本庫歲額米八萬五千四百八十石有奇而食

者一萬五千餘人歲不過七萬五千餘石耳裒多益寡用宜有餘太倉軍國重儲未可輕動上曰元年所蠲三分其暫聽補給他如故

工部覆江西鎮守太監崔和議一謂征操軍士缺乏器械議將贛袁等衛所歲造貯庫者乞聽存留一年備用一謂寰濠逆產先後所報銀數不同議行鎮巡衙門委官估值其已鬻而減值過多者如數補足議值過多而不售者量從減鬻有原主者給還詔可其報銀異數令鎮巡官會勘以聞

初免北義河二處草場內官監太監陳林以蘆葦地

不應盡行開耕御馬監太監閻洪以子粒地不應槩徵蘆葦各疏爭之下部行勘草場子粒本屬御馬監弘治十二年内官監始以營造借採蘆葦奉孝宗皇帝聖旨春夏御馬監牧秋冬內官監採而子粒地畝頃又有新籍屬御馬監歲收詔二處草場照弘治年間例行子粒仍歸御馬監管理

銀作局太監張敬以造各王府金冊計用二千九百兩有奇請行戶部收買部議時灾用詘請暫發內承運庫金免收買仍行雲南布政司催徵年例金及各司府贖金詔部買金二千進用餘取之內庫徵逋如

議

五月守備南京內官監太監王堂請撥 孝陵等衛軍三千名看守房屋已得旨許之兵科都給事中安磐因劾堂欺慢謂本朝事例私役軍人過十名者據法論而堂公然自擬名數具贖上請其視私役輕重又何如也宜追寢前命革堂間住以示薄罰疏入報聞後南京御史唐勳等合疏劾堂乞明正其罪章下所司

兵部尚書金獻民言朝廷軍職專以待有功 祖宗舊制不許輕授屢朝禁例甚明曩太監丘清等病故

欽陞伊弟姪丘麟趙雲等為錦衣衛千百戶臣等并該科執奏以為不可未見兪允意成命難回於既出

事幾當絕於將來故未敢再干 天聽茲尚衣監張

昌又為本監太監潘傑援例乞陞其姪景釗為百戶

欽蒙 宸斷止與所鎮撫蓋 聖心知其不可故量

裁其秩以示反正之漸耳然臣等則以此輩授官

陛下既知非制則當痛絕於今日不當猶豫以為後

人之張本伏望將潘景劉廕官新命特賜收回倘念

傑舊勞別加優賞則恤下之恩法 祖之美兩全而

無失得報有旨

以斬獲達虜功賜鎮守劍州總兵署都督同知馬永

實授賞巡撫都御史孟春鎮守太監李能巡按御史
盧瓊巡關御史余符守備左監丞楊世英戶部郎中
顧天祐兵備副使熊栢各銀幣有差

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禮科
給事中章僑言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
未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彬寧樹八掌之
兇釀十六年之禍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 陛下
知之悉矣節奉 明旨列其罪狀 天語戒嚴凜於
鉄鉞大用死有餘辜不知一旦何所窺矚故違 詔
旨而敢于陳乞叙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段生還

之語投干進之機其設謀積慮罪不容誅矣臣謂不
早辨而痛遏之恐乘間伺隙群兇競起不至復亂天
下不止也章下所司知之

七月 上以司禮監太監張欽有贊襄功廕弟姪一
人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欽朝鮮國人無族屬以
家人李賢承襲至是賢故其子儒乞襲職兵部尚書
金獻民言武職非軍功不得世襲况李賢以他姓冒
廕李儒豈容再冒耶乞如新詔裁革以慎名器 上
念欽勞仍命儒世襲

先是弘治初年京城九門歲入稅鈔六十六萬五千

八十貫錢二百八十八萬五千一百三十文至二十年後歲入鈔七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貫錢二百五萬四千三百文及正德七年以迄嘉靖二年則歲入鈔二百五十五萬八千九百二十貫錢三百一十九萬三百六十文至是守門內官監少監王敬䟽乞減錢鈔已奉 旨如弘治年間稅例敬復上䟽言崇文朝陽東直三門所稅錢不足以供乞如弘治二十年例下戶部議尚書秦金言各門錢鈔正以備光祿諸司祭品之需近詔如弘治年例已減鈔一百八十九萬餘貫錢三十萬五千餘文矣王敬貪恣無厭又歛

以弘治中年例行之則私橐益充而公需必乏惟上裁察詔崇文等三門錢鈔如弘治初年數仍減錢三十萬文

已巳錦衣衛百戶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管事兵科叅論謂事宜裁革兵部覆奏 祖宗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貧緣乞陞則 孝廟之禁例而查革冒濫又 陛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曾無公家之勞又非太監子姪遽以錦衣管事之銜而加之僕隸廝養之輩輕襲名器紊亂典章誠如科臣所言者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弁山堂別集卷九十八

弁山堂別集卷九十八

金山堂別集卷九十八

